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二十二回 離牢獄三傑談情 解征衣二雄立志

當下張忠、李義聞言打拱道：“哥哥，你說這樣話，使弟羞赧無托足之地了。”狄爺道：“二位賢弟，既不見罪，且請坐下。”二人欣然落座兩旁，內役獻茶畢，二人一齊動問道：“難得哥哥一朝平步青雲，古今罕及。自從包公堂上別離，只道今生難期再會，但不曉哥哥如何一朝榮貴，還祈告知。”狄青道：“言來也覺話長。”便將投在林千總處當步兵，後被孫秀迫害，幸來五位王爺救脫。最後又說了呼延千歲贈刀殺奸之事。二人道：“哥哥，當日千歲賜你金刀，未知你有此膽量否？”狄青道：“我自願往，只恨殺賊不成。”張忠道：“不殺這奸臣，既非英雄漢，又徒然負卻靜山王之心！”狄爺道：“二位賢弟，有所未知。”便將力除狂馬，得李繼英通線逃難於韓府後園，韓琦引入王府，收伏龍駒，得認太後娘娘，至比武得官之事說了。張、李道：“哥哥，你既是太後娘娘內侄，如今豈懼龐、孫眾奸再使刁滑？”狄青道：“眾奸臣須奈何我不得，但他狠毒之心未已，不知他又生什麼詭計，在君前保奏我二人去解征衣。”張忠道：“這奸臣定必又生惡毒計謀了，未知你今領旨否？”狄青道：“二位賢弟還未知麼？今日雖是龐洪惡計多端，押解軍衣，乃聖上所命，如辭旨不往，一者逆件君上，二者被龐洪曬笑，說我無此志量。若畏懼他奸謀算計辭旨不往，非為丈夫也。”張忠道：“哥哥此話，言來有理，你還要何人同往？”狄青道：“愚兄為正解官，有禦史石郡馬為副佐。”張忠道：“如此，我們也要隨從哥哥一同前往了。”狄青笑道：“賢弟，只因你二人坐禁牢中，愚兄無日不思，故借此為由，保奏你二人出獄，隨同押護征衣，將功消罪。同到邊關，見機而作，立些武功，有何不妙？”二人聽了道：“哥哥高見不差。”狄爺道：“我還有句衷腸之話，在別人跟前不說出。”李義道：“哥哥有何要話？”狄爺道：“目今西夏兵犯邊關，曾聞兵雄將勇，楊元帥前日有本回朝，求討救兵，目今難返敵。不是愚兄誇張，不獨殺退邊關圍困之兵，即領旨往征西夏，亦不是難事？”張忠道：“哥哥，如此說來，你卻愚！”狄爺道：“何愚之有？”二人道：“你何不即於駕前，請了旨意，前往征西，顯些本事與龐洪眾奸看看，有何不妙？”狄爺道：“我若在駕前請了旨意，也不希奇，待我押解征衣到得邊關，即在元帥帳中，也不說明。且到那時見景生情，率領兵馬大破西夏，方使龐洪眾奸畏服、奏凱還朝，乘機將奸黨除滅，朝中方得安靜。”

張忠聽了奸臣二字，不勝氣忿道：“哥哥，你前時被奸臣陷害，險些遭害。死中得活，那裏還待得及奏凱班師？小弟也甚容他不得，倘哥哥許假三尺龍泉寶劍與小弟，若不將龐、孫、胡三奸首級拿來，即將自己首級獻上。”旁側李義冷笑道：“張哥哥，你且忍耐些，休思動凶。方得身脫牢災，又思闖禍，倘若再犯時，腦袋不保了。”張忠道：“三弟，雖然如此，但這些奸黨令人一刻也難忍性子的。倘若殺得三人，萬死不辭，並無反悔。”狄爺道：“張賢弟可知今異於昔，也須耐著三分性兒。前日身為百姓，一口一身，雖然死活，有何乾礙？你今刺殺了奸臣，不獨自身有罪，追究起來，愚兄亦有於礙，何能到邊關去？不若權且忍耐，奸臣終有敗露之日，到時剷除，豈不的當？”李義連聲稱是，張忠默默不語。當日狄爺吩咐排開酒宴，三人持盞，言談之際，李義想起周成店主銀子未曾交付，乃言道：“周成店主之事，如何料理？”張忠道：“不暇計及此事了。”

閒文不表，到了九月初八日，端備了三十萬征衣，車輛滿載。正副解官領了批文，張忠、李義押管三千兵丁車輛糧草悉備，隨從二位欽差，拜別忠良，不辭奸佞。有韓爺將書一封，付交狄欽差，此書投送與打虎將軍楊青，因和他有同鄉之誼，見了來書，自有照應之處。狄爺作謝，將書收藏，復王府，拜別潞花王母子。狄太後悶悶不樂，付交余太君家書，又囑咐道：“侄兒，你雖乃少年英雄，只是程途遙遠，苦冒風霜，進退小心，休得莽撞。渡水登山，非比在朝安逸，務要倍加提防。龐奸賊眾黨陰謀設陷，定有此事，也須時刻當心。交卸了征衣，更須早日回朝。”狄爺跪受姑母娘娘訓諭。當日潞花王吩咐安排酒宴餞別，弟兄對酌閒談，無非話別一番，不用煩言。宴畢，拜別太後母子，來至教場，三千兵丁頂盔貫甲，早已伺候。

且說石禦史拜別岳父母和彩霞郡主，也是一番錢別叮囑之辭，不表。即時高昂駿馬，已至教場。狄爺有眾人書信照應，這石玉並無一書，只因狄青是正解官，石玉是副解官，正解無事，副佐亦無礙了，故石玉無人付書。

當日狄欽差帶上金盔，內藏寶玉鴛鴦一對，閃閃發光，手提金刀，左插狼牙之袋，右懸鋒利龍泉劍，騎上現月龍駒，真乃威風凜凜。石禦史頭戴銀盔，坐下白龍駒，霜雪鐵鞭，分插左右，手捧長槍，也是浩氣昂昂。即那張忠、李義，雖無官職，也是頂盔披甲，高坐驕驕，押了車輛。砲響三聲，旗幡飛動，離卻王城，所至地方，官員都來迎接。非止一天行程，已按下不表。

且說龐洪一心圖害兩位棟樑小將軍，早數天，差家人送書一封與仁安縣，一書送與潼關馬應龍總兵。

不表龐洪暗害，再說河南陳州，一連數載遇饑，地方遭劫。至第四載，更倍加饑饉淒涼，粒米無收，百姓被餓死者，填盈街道，貧困者十不存三四，縣官詳文上司，是日日本摺進朝，君王覽表，方知陳州饑饉，問治於群臣。有樞密使太師富弼奏上君王道：“老臣當日曾任職陳州，當地土豪奸惡甚多，詭謀百出，每有積聚不崇者。那地方官只圖貪酷，焉為國安民者？致強惡日增，用財可以買法，即豐撙之年，糧米也不輕糶。此事必須包待制往陳州，賑濟饑民，並收土惡，有粟之家，自然出糶，雖年不豐熟，而良民自得食了。”君王聞奏大悅道：“老卿家薦得其人，可謂為朕分憂。”即降旨包公往陳州開倉，賑濟窮民，禦賜龍鳳劍一口，不問文武官員，如有不法，任憑施行處斬，然後奏聞。包公領旨，拜辭同僚文武官員，限日登程，也且不表。

再說仁安王縣丞，接得龐太師來書，觀畢，即贈來人白金二十兩，以作程途費用。這仁安縣金亭官驛中，前年傳說出一妖魔，眾民沸揚，遠近懼怯，即汴京也有知者。只日午中有膽識英雄方敢進內，至晚間，連驛外近地，也沒人行走。當日王登依了龐太師吩咐，一心要害狄、石二位欽差，心想，二人即被妖怪吞了，也非我之立心，縱然上司追究，龐太師來書說，自有他一力擔承無礙，還要升我官職。即差喚人役數名，將金亭驛掃得潔淨無塵，鋪氈結彩，四壁熏香，以待安頓欽差大人。當時衙中人役多有一番議論，內有膽小者進內灑掃，嚇得膽戰心寒，但迫於上人之命，不得不然。眾役人道：“王老爺好生大膽，此驛妖怪厲害，屢說傷人，倘或欽差大人也被傷了，這還了得。況二位欽差勢頭甚大，天子內戚，追究起來，焉能保得性命。倘有乾連，我們也有不便之處。”當時議論紛紛，果有膽小的幾人也逃走了。這且按下不表。

那仁安縣王登，天天等候欽差大人，在驛外平陽大地，安排營帳，安頓兵丁。另設空場馬廄。眾武員束備戎裝，弓箭馬匹齊備。是日，忽報二位大人到了，文武官員齊迎跪接。王登跪請二位大人下馬歸驛，然後安頓兵丁。當日二位欽差同進了驛，齊揖見禮坐下。狄爺下令駐兵驛外，張忠、李義押管兵丁，小心巡邏征衣，在此留宿一宵。仁安縣與眾文武回衙，不必在此伺候。號令一下，砲響連天，安了營帳，二位欽差卸下盔甲，穿了便服，十六名壯勇鐵甲軍，乃隨身親役。

當時日落西山，驛內燈燭輝煌，文武官員早備酒筵，款過二欽差畢。狄爺道：“石賢弟，吾觀此驛，一望荒寒野地，吾二人且不安睡，明早提早趕路。”二人同志，你言安邦，我言定國。時交一鼓，更鑼響敲。石爺道：“哥哥，不覺說話之間，已是一更時分了。”狄爺道：“賢弟，吾與你離別汴京，到此已有八九天了。吾恨不能早到邊關，交卸了征衣，方得心頭放下。”石爺道：“小弟也是這個主意，但未知此三關有多少路程。倘然違誤了限期，楊元帥定然著惱了。”狄爺道：“賢弟，這也不妨，即誤了數天限期，尚可諒情，楊元帥未必見罪，自然無礙了。”石爺又遭：“哥哥，你看月好光輝也！”狄爺道：“賢弟，今夜月明如晝，地上如霜，曾記得八月中旬夜事，南清宮內後花園，稱言有怪，豈知乃龍駒出現。愚兄得會太後娘娘，親人團敘，猶如天上月缺而復圓，真乃光陰迅速催期快，而今又是陽春天了。”石爺道：“因你之言，小弟卻也想起，去年也是中秋月圓之夜，有白蟒精變化人形，在勇平王府內攝去彩霞郡主，當時已將郡主拖入蟠雲洞中，高千歲著急。是日小弟初至汴京，尋覓父親，貧困如燃眉之急，故弟領旨，探其穴，進其巢，與怪物爭持，刀斬蛇妖，把郡主救回府中。勇平王大喜，將郡主匹配了小弟，又奏聞聖上加封官爵，瞬息間已是一秋多，真乃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”狄爺聞言，長嘆一聲，也想起困乏過張、李弟兄時苦處，因道：“世間凡事原難料，富貴窮通只在天。”

二人言談之際，不覺二鼓初敲，登時一陣狂風吹來，呼呼耳邊響亮。弟兄二人立起，四圍一看，十六個親隨壯軍也覺害怕。石爺道：“哥哥，此陣狂風，非正風也。”狄爺道：“賢弟，你看此風又起了。”果然一陣狂風，已將燈燭吹滅。二人默想其故，此風打從東北上吹來，明知是怪風，是時各拔出佩劍，向東北方定睛一看，裏廂並無一物。只是月光皎潔，耳邊仍是呼呼響亮，嚇得十六名鐵甲壯軍呆呆發抖。狄青大喝道：“本官二人在此，妖魔敢來作祟！”正在呼喝之際，但見遠處射出白光一道，跳出一雪亮人身，高約丈餘，皺口攢眉，上身短小，下身尖長，飛奔而出，向石玉跟前跳躡。石爺呼道：“哥哥，此物莫非又是白蟒精麼？”言未了，見此怪撲來。石爺大喝一聲，揮劍砍去。只見一道白光。

不知此物是何妖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